



EISU
-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第三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三辑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语言学.3/陆丙甫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444-1918-5

I.东... II.陆... III.汉语-语言学-期刊 IV.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1909 号

东方语言学

第 3 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上海新华书店经销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x1240 1/16 印张 9.5 插页 2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本

ISBN 978-7-5444-1918-5/H·0084 定价:21.00 元

此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上海教育出版社电话:64377165

主 编 潘悟云 陆丙甫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 (北京大学)

戴耀晶 (复旦大学)

黄锦章 (上海财经大学)

江 荻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李宇明 (教育部语言信息司)

刘丹青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马庆株 (南开大学)

潘悟云 (上海师大语言研究所)

钱乃荣 (上海大学)

沈锺伟 (美国麻省州立大学)

史有为 (日本明海大学)

唐钰明 (中山大学)

吴安其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徐烈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杨 宁 (复旦大学)

张洪明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朱庆之 (北京大学)

戴浩一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冯胜利 (美国哈佛大学)

黄 行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金立鑫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大为 (复旦大学)

陆丙甫 (南昌大学)

麦 耘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齐沪扬 (上海师大对外汉语学院)

邵敬敏 (暨南大学)

石 锋 (南开大学)

孙朝奋 (美国斯坦福大学)

汪维辉 (南京大学)

吴福祥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杨剑桥 (复旦大学)

游汝杰 (复旦大学)

张 宁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朱晓农 (香港科技大学)

目 录

关于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代词化现象.....	孙宏开 1
谈古汉语和台湾南岛语中的并列衰减现象.....	蔡维天 5
从北京话语料看普通话给予义双及物结构式的构式源流.....	卢 建 15
“两分法”浅析.....	吴道平 26
汉语色彩词的语义及演变特点.....	邢志群 42
汉语“宾动”与“动宾”的互换机制以及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高 钱 51
论汉、英、日语中一些体标记聚焦特性的差别.....	左思民 64
对我国民族语言中数词短语语序情况的考察.....	蒋仁萍 73
动量短语作定语及相关类型学考察.....	刘 辉 82
从白语里三个汉语句式看汉语对白语句法上的影响.....	傅京起 90
非肺部气流辅音.....	朱晓农 102
缅彝语阴阳调假说.....	李永燧 117
温州常用方言词本字辨正.....	郑张尚芳 125
吴语韵母系统的主体层次.....	潘悟云 132
音变的语音学基础(一).....	J.J.Ohala 138

关于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代词化现象

—— 一个语法化的实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孙宏开

内容提要 汉藏语系尤其是藏缅语族许多语言里，动词和名词都有用人称代词的语法化形式做词缀，表达一致关系的现象，其中第一人称往往用词缀[a]。文章提出假设，现在保存在许多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亲属称谓名词前面的[a]词头，来源于第一人称代词演化来的人称领属词头。

关键词 汉藏语系 人称代词 语法化 领属词头 来源

藏缅语族语言里有代词化现象，这一点似乎国内外语言学界已经没有什么争议。早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印度语言调查》的作者，已经将喜马拉雅一带的藏缅语族语言分成代词化语言和非代词化语言。20 世纪 40 年代，罗常培先生在调查云南省的独龙语时，也发现了比较典型的代词化现象。但是哪些语言里有代词化现象，哪些语法特点算代词化现象，特别是一些语言里代词化现象的遗存，因为它已经缺乏系统性，有的甚至是一些蛛丝马迹，因此算不算代词化现象，则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至于汉语里是否有代词化问题，更是很少有人讨论。本文拟根据个人掌握的资料，对藏缅语族语言里的代词化现象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分析、解释和总结，同时也提出汉语方言里目前保留的一些语法和词汇现象，是不是代词化的遗存，进行讨论，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

藏缅语族语言里的代词化现象有两种形式：

（一）一种是与动词的一致关系，或者说动词的人称范畴。是指动词在做谓语的时候，需要在动词词根的后面或前面（后面居多，有的时候前后都有），缀以人称代词的全部或一部分，以保持与主语的一致关系。这一部分往往是指代词的辅音（声母），或者是元音（韵母）。下面是独龙语（景颇语支语言）的例子：

动词 la⁵⁵ “找”的变化：

	变化模式	人称代词	动词“找”的变化
第一人称单数	V-ŋ	ŋa ⁵³	laŋ ⁵⁵
第二人称单数	nuw-V	na ⁵³	nuw ³¹ la ⁵⁵
第三人称单数	V-Ø	ǎŋ ⁵³	la ⁵⁵
第一人称双数	V-çiŋ	ĩŋ ⁵⁵ ne ⁵⁵	la ⁵⁵ çiŋ ³¹
第二人称双数	nuw-V-çuw	nuw ⁵⁵ ne ⁵⁵	nuw ³¹ la ⁵⁵ çuw ³¹
第三人称双数	V-Ø	ǎŋ ⁵⁵ ne ⁵⁵	la ⁵⁵
第一人称多数	V-i	ĩŋ ⁵⁵	lai ⁵⁵ 或 lǎi ⁵⁵
第二人称多数	nuw- V -n	nuw ⁵⁵ nĩŋ ⁵⁵	nuw ³¹ lan ⁵⁵ 或 nuw ³¹ lǎn ⁵⁵
第三人称多数	V-Ø	ǎŋ ⁵⁵ nĩŋ ⁵⁵	la ⁵⁵

林布语的例子。动词 ca “吃”的变化（喜马拉雅语支，分布在尼泊尔）：

	变化模式	人称代词	动词“吃”的变化
第一人称单数	V -aŋ/-ʔɛ	ingga	ca:ŋ
第二人称单数	kɛ-V	khene	kɛca
第三人称单数	V-Ø	khune	ca
第一人称双数	V-si-ge	anchige	casige
第二人称双数	kɛ-V-si	khenchin	kɛcasi
第三人称双数	V-i-ge	khunchi netchi	caige
第一人称多数	kɛ-V-ge	anchi	kɛcage
第二人称多数	kɛ- V-i	kheni	kɛcai
第三人称多数	mə-V	khuni	məca

嘉戎语的例子。动词 kro “分配”的变化（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

	变化模式	人称代词	动词“分配”的变化
第一人称单数	V -ŋ	ŋa	kroŋ
第二人称单数	tə-V -n, tə-V -u	no	təkrou
第三人称单数	V-o, V-u	wəjo	krou
第一人称双数	V-tʃh	ndʒo, ŋəndʒə	krotʃh
第二人称双数	tə-V-ntʃh	ndʒo	təkrontʃh
第三人称双数	kə-V-ntʃh, wə-V-ntʃh	wəjondʒəs	wəkro
第一人称多数	V-i	jo, ŋəne	kroi
第二人称多数	tə- V -n	nə	təcron
第三人称多数	kə-V-n, wə-V-n	wəjone (məne)	wəkro

羌语的例子。动词 ku⁵⁵ “收割”：

	变化模式	人称代词	动词“分”的变化	
			将行	已行
第一人称单数	V -a	ŋa ⁵⁵	ku ⁵¹	ku ⁵⁵ sa ³¹
第二人称单数	V -nə, V -o	no ⁵⁵	ku ⁵¹ nə ³¹	ku ⁵⁵ so ³¹
第三人称单数	V-i	tha ⁵⁵ lə ⁵⁵	ku ⁵¹	ku ⁵¹ i ³¹
第一人称多数	V-əɿ, V-i	tsuə ³¹ thya ⁵⁵	ku ⁵¹ əɿ ³¹	ku ⁵⁵ si ³¹
第二人称多数	V-sɿ nə	kuə ³¹ thya ⁵⁵	ku ⁵¹ sɿ ³¹ nə ³¹	ku ⁵⁵ sɿ ³¹ nə ³¹
第三人称多数	V-i	tha ⁵⁵ χua ⁵⁵	ku ⁵¹	ku ⁵¹ i ³¹

关于动词的人称一致关系，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这里不想展开进一步讨论。但是有几点值得指出：

1. 动词的一致关系不仅出现在陈述句里，而且出现在大量的命令句里。在命令句里，动词一般用第二人称的人称代词缩减形式，或者是辅音，或者是元音。
2. 动词不仅与主语发生一致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尤其是动词一致关系保留得比较完整的语言里，它还与宾语乃至主语和宾语的定语发生一致关系。
3. 在相当多的语言里，区别动词一致关系单数和多数，往往采用动词前后重复添加相关的词缀。
4. 在相当多的语言里，动词一致关系往往在第一、第二人称方面表现得比较严格，但是第三人称则不太严格，或者不体现一致关系，这是因为藏缅语族语言里的第三人称代词往往都是后起的。
5. 动词的人称一致关系目前几乎在藏缅语族所有的语支里都可以找到它们的一些遗迹。其中羌语支、景颇语支、喜马拉雅语支有比较多的语言有这个语法现象，其他一些语支的语言也有残存的现象。当然，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
6. 题外话是对人称一致关系的讨论究竟它是后起的现象，还是原始藏缅语族语言的遗存。现在

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是原始语言的遗存，另一种认为是后起的语法现象，各有自己的一些根据，但是现在还没有统一起来，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 另一种是与名词的一致关系，或者说名词的人称领属范畴。是指名词用人称代词的缩略形式（也是元音或辅音）做名词的词头，以表示名词的人称领属。前者目前在藏缅语族部分语言里仍然比较活跃，后者目前仅仅在少数藏缅语族语言里残存。关于名词的人称领属范畴，这也应该是代词化现象的一个重要内容。过去少有文章讨论，我们目前仅仅在羌语支、景颇语支以及喜马拉雅语支的少量语言中发现。因此不大为研究藏缅语族语言的同行们所重视。它的表现形式与动词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是用人称代词的缩减形式做名词的词头，表示人称领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还附加有尊敬、亲昵、友善、赞许等语法意义。由于人称领属词头在某些方面还保留人称代词的某些特点，因此我们今天还可以明显察觉到人称领属词头与人称代词的关系。

以独龙族为例：

人称	人称领属词头	人称代词	母亲	山羊
第一人称	a ³¹	ŋa ⁵³	a ³¹ mai ⁵³	a ³¹ tɕit ⁵⁵
第二人称	nu ³¹	na ⁵³	nu ³¹ mai ⁵³	nu ³¹ tɕit ⁵⁵
第三人称	aŋ ³¹	aŋ ⁵³	aŋ ³¹ mai ⁵³	aŋ ³¹ tɕit ⁵⁵

再以怒苏语为例（怒苏语属藏缅语族彝语支）：

人称	人称领属词头	人称代词	母亲
第一人称	ʔa ³⁵ , ja ³⁵	ŋa ³⁵	ja ³⁵ m ³¹
第二人称	no ³¹	no ⁵⁵	no ³¹ m ³¹
第三人称	ʔno ³¹	ʔno ⁵⁵	ʔno ³¹ m ³¹

嘉戎语的情况：

人称	人称领属词头	人称代词	母亲	书
第一人称单数	ŋə, ŋa	ŋa	ŋəmo	ŋətha
第二人称单数	nə, na	no	nəmo	nətha
第三人称单数	wə	wəjo	wəmo	wətha
第一人称双数	ndʒə	ŋəndʒə	ndʒəmo	ndʒətha
第二人称双数	ndʒə	ndʒo	ndʒəmo	ndʒətha
第三人称双数	ndʒə	wəjondʒəs	ndʒəmo	ndʒətha
第一人称多数	ji	jo, ɣəne	jimo	jitha
第二人称多数	ni	no	nimo	nitha
第三人称多数	ni	wəjone	nimo	nitha

尔苏语的情况（属藏缅语族羌语支）：

人称	人称领属词头	人称代词	母亲	姐姐
第一人称	a ⁵⁵	a ⁵⁵	a ⁵⁵ ma ⁵⁵	a ⁵⁵ dza ⁵⁵
第二人称	na ⁵⁵	ne ⁵⁵	na ⁵⁵ ma ⁵⁵	na ⁵⁵ dza ⁵⁵
第三人称	tha ⁵⁵	the ⁵⁵	tha ⁵⁵ ma ⁵⁵	tha ⁵⁵ dza ⁵⁵

以上的情况在景颇、达让、阿依、柔若等语言里也有相类似特点，表达方式和语法意义大同小异。

有以下几点说明：

1. 名词人称领属词头目前在藏缅语族语言里多数处于残存状态，并不是一切名词都可以带人称领属词头，仅仅加在部分名词的前面，首先主要加在动物名词的前面，尤其是加在比较亲近的亲属称谓名词前面，如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哥哥、姐姐、舅舅等比较亲近的亲属称谓名词的前面，也可以加在人类比较喜欢、亲近的动物名词的前面。能够比较普遍加在名词前面的语言是少数。
2. 从名词人称领属范畴的分布和残存形式来看，早先它可能普遍存在于藏缅语族的许多语言里。因为，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在许多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的语言或方言里看到它的残存形式。

3. 带人称领属词头的名词仍然可以再被相应的人称代词所修饰。这说明，人称领属词头的语法意义正在淡化。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人称领属词头所表现的语法意义是客观存在的。

4. 第一人称的人称领属词头在一些语言里的语法意义已经淡化，不突出表现为第一人称领有之语法意义，仅仅表现为亲热、亲近等附加意义。

三

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进行讨论：

1. 从已经举出的例证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藏缅语族语言人称领属词头的第一人称的形式都是[a]，它是第一人称代词的遗存。虽然现在[a]作为一个语素，几乎在许多场合都出现，可以用来表示疑问，表示惊叹，表示数量，表示呼唤……，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在众多的语法意义中间，有一个基本的语法意义是人称领属。尤其是加在亲属称谓名词前面的[a]词头。如果这个推测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现在许多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亲属称谓名词所带的[a]词头有可能有共同的来源。而最大的可能，它们都来源于原始汉藏语人称领属语法意义形式的遗存。

当然也有可能另外有一种解释，也就是语言之间互相影响造成的，或者说由一些语言向另外一些语言扩散造成的。但是不管原始遗存也好，互相接触也好，这个语言现象值得我们重视，为什么东亚次大陆那么多语言的亲属称谓名词前要加[a]词头？

如果是前者，就是说原始形式的遗存，那么，汉藏语系语言的亲缘关系又多了一条新的联结纽带。如果是后者，就要研究它的扩散途径。

2.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现在汉语上海话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 aʔ⁵⁵laʔ⁵⁵（我们）中的第一音节 aʔ⁵⁵就是表示第一人称“我”的意思。这是一个说明[a]词头有第一人称语法意义的间接例证。

3. 汉藏语系尤其是藏缅语族语言里的代词化现象虽然是残存的，但是它的语法化过程使人一目了然，是成音节的人称代词缀于动词或名词前后，经过长期磨损，演变成词缀，有的与动词结合成为一个音节，有的还影响词根的辅音、元音或声调，使词根发生语音屈折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语法化例证。由于汉藏语系语言的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同源，因此，由代词化所表现出来的语法化过程也明显一致。这种语法现象为什么在藏缅语族许多语言里仍然比较活跃，尤其是喜马拉雅南麓的一些藏缅语族语言，还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藏缅语族语言，现在仍然比较活跃。它是一种机制，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共性，还是藏缅语族语言受阿尔泰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语言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去探索。

参考文献

金鹏等 1957、1958 嘉绒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语言研究》连载。

罗常培 1951 贡山俅语初探，未刊铅印稿。

孙宏开 1983 我国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第2期。

——1984 我国部分藏缅语中名词的人称领属范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

——1994 再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第4期。

——1994 藏缅语中的代词化问题，《国外语言学》第3期。

George van Driem 1987 A Grammar of Limbu, Mouton de Gruyter, printed in Germany.

G. A. Grierson 1909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3, Part 1, Tibeto-Burman Family, Himalayan Dialects, North Assam Groups, Motilal Banarsidass.

谈古汉语和台湾南岛语中的并列衰减现象*

台湾新竹市清华大学语言研究所 蔡维天

内容提要 本文以古汉语的并列衰减为基准点来检验三个台湾南岛语言(邹语、阿美语、泰雅语)中的相关现象。我们发现并列结构的语法化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历史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主要方向:一为“状语化”,也就是说前一个并列项从述语转为状语,而连接词不是失落就是变成状语标记;另一个方向则为“补语化”,亦即后一个并列项从述语转为补语,连接词则演化成补语连词来引介补语句。而这个跨语言的现象也显示:南岛语的祖语很可能和古汉语很类似,是一个并列结构强势的语言,以致许多语义层次的并列关系都直接反映在句法结构之上(参见Tsai & Chang 2003)。这也让我们能够从句法—语义界面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语法化的通性。

关键词 古汉语句法, 南岛语句法, 并列衰减, 语法化, 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0. 并列结构的衰减

世界上的语言中常常有并列式发展成偏正式或述补式的例子,却几乎找不到反向演化的例子。Culicover & Jackendoff (1997)曾指出英语中*and*有时可引介条件子句,如(1)所示:

- (1) One more can of beer and I'm leaving.
(≈ If you have one more can of beer, I'm leaving.)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证据显示此处*and*在句法上仍属对等连接词(coordinator),但在语义上却是道道地地的从属连结词(subordinator)或是一般形式句法所谓的补语连词(complementizer),其功能为引介之前的条件句。梅广(2002)则提到古汉语的“而”也有类似的发展。如(2a)中的“而”的功能已非连接两个对等的词组,而是以“旦旦”做为动词组“伐之”的频率状语(frequency adverbials):

- (2) a. 旦旦而伐之。
b.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

(2b)中的“而”则引介了一个特殊的条件句,其内部有动词组倒装(VP-fronting)的现象,意即“不愿”后面的动词组“施诸己”被搬到了“而”的前面去。此外,汉语历史语法文献也屡屡提及现代汉语复合词的述补式和偏正式,有许多是从古汉语的并列结构转化而来。我们可以把这类现象通称为“并列衰减”(conjunctive reduction)。本文的目的即以上面的观察为基础,从比较句法(comparative syntax)的观点来检验台湾南岛语(Formosan languages)中相关结构的语法化现象。此外,我们也尝试以句法—语义界面(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为着眼点,为古汉语和南岛语祖语(Proto-Austronesian)的并列衰减勾勒出一个合理的模型(请参见Li 1985),以解释其间的演化通性与特质。

1. 先秦汉语的并列衰减现象

谈过古汉语中并列衰减现象的文献非常多,不胜枚举:杨伯峻·何乐士(1992)、陈宝勤(1994)

* 作者在此感谢张永利、胡建华、刘丹青、陆丙甫、孙天心、Randy LaPolla、John Lynch、Laurie Reid、Elizabeth Zeitou等学者的建议与指正,同时也特别借这个机会向李壬癸先生致意,感谢他的启蒙之恩与长年以来的提携与鼓励。本文写作期间曾受台湾省学术计划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以及裘燮君(2005)和都有相当深入而详尽的探讨,吕叔湘(1982)和王力(1999)也都指出了「而」的转折和条件用法。本文在此只就其并列项(conjunct)之间的语法功能关系分为三大类,亦即并列、偏正、和述补结构,分别与事件(events)或性质(properties)间的连接、修饰和补足关系相对应。

1.1.古汉语的并列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四项:

1.1.1.加成关系,表“并且”、“又”:

- (3) a.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
- b.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 (论语)

1.1.2 对比(转折)关系,表“却”、“但”:

- (4) a.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
- b.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论语)
- c. 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

1.1.3 先后(承接)关系,表“然后”:

- (5) a. 揖让而升,下而礼,其争也君子。 (论语)
- b.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论语)
- c. 俨然人望而畏之。 (论语)

1.1.4 同时关系,表“一边,一边”:

- (6) a. 鲤趋而过庭。 (论语)
- b. 子路拱而立。 (论语)

1.2.偏正结构也可以分为四项,条列如下:

1.2.1.修饰关系,用法近似状语标记“地”,或表“方式、途径”:

- (7) a. 子路率尔而对曰: (论语)
- b. 夫子莞尔而笑。 (论语)
- c. 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论语)

1.2.2.时空关系,表“当/在 ……”、“从……”:

- (8) a.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
- b. 而今而后,吾知免矣,小子! (论语)
- c.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论语)

1.2.3.条件关系,表“如果”、“假使”:

- (9) a.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论语)

- b.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论语)
- c. 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左传)

1.2.4.让步关系，表“即便”、“就算”：

- (10) a.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
- b. 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 (韩非子)

1.3.述补结构分为下列三项关系：

1.3.1.目的关系，表“……去/来 ……”：

- (11) a. 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论语)
- b.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论语)

1.3.2.因果关系，表“因而”：

- (12) a.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论语)
- b. 夫如是，奚而不丧？¹ (论语)
- c. 子欲善而民善矣。 (论语)

1.3.3.模态关系，与“得”字连用，表“得以”：

- (13) a.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论语)
- b.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与道，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

下面本文将以这些关系类型的演化为基础，来检验三个台湾南岛语(邹语、泰雅语和阿美语)中的并列衰减现象，并使用跨语言的对比分析来揭示其语法化的原理与通则。

2. 邹语的并列衰减现象

2.1. 偏正结构 vs. 述补结构

首先看邹语(Tsou)的连接词*ho*，除了对等之外其用法仍极具多样性。如(14a,b)所示，无论主语是施事者或是受事者，*ho*都可以在表样貌的述语(即主动式*butaso*和被动式*utasveni*)之后引介一个补语句：此处虽然汉语的翻译是偏正结构，在邹语却是述补结构，相当于英语中的*Pasuya is fierce in beating the child*，也因此我们把这里的*ho*分析成从属连接词(subordinator)或补语连词(complementizer)，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参阅Tsai & Chang 2003；AV: Actor Voice，意即标示施事者为主语的语态；NAV: Non-Actor Voice，意即标示非主事者为主语的语态；3s:第三人称单数；Comp:补语连词)：

- (14) a. m-i-ta butaso 'e-Pasuya [(ho) eobako ta-oko] .
AV-已然-3s 狠狠.AV 主格-巴苏亚 Comp打.AV 斜格-小孩
巴苏亚狠狠地打了小孩。

¹ 此处的「奚而」与英语中的 *how is it that* 或 *how come* 有异曲同工之妙，「奚」相当于疑问副词 *how*，「而」则相当于补语连词 *that*。

- b. i-ta utasveni 'e-oko [(ho) eobaka ta-Pasuya].
NAV.已然-3s 狠狠.NAV 主格-小孩 Comp打.NAV斜格-巴苏亚
小孩被巴苏亚狠狠地打了一顿。

相较之下, (15)中的*ho*则引介一个状语句, 表「当 ... 的时候」(请参考Tung 1964, Zeitoun 1996); 其与补语句的差别在于补语连词*ho*绝对不能省, 而且补语句一定要有表时制(Tense)或模态(Mood)的助动词(即*mita*):

- (15) m-i-ta butaso 'e-Pasuya [* (ho) * (m-i-ta) eobako ta-oko].
AV-已然-3s 狠狠.AV 主格-巴苏亚 当 AV-已然-3s 打.AV 斜格-小孩
当巴苏亚打小孩的时候, 他会狠狠地打。

而(14a,b)的补语句则类似英语的非限定句(infinitive), 是绝对不能再加助动词的, 有(16a,b)为证:

- (16) a. * m-i-ta butaso [ho m-i-ta eobako ta-oko] 'e-Pasuya.
AV-已然-3s 狠狠.AV Comp AV-已然-3s 打.AV 斜格-小孩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狠狠地打了小孩。
b. * i-ta utasveni [ho m-i-ta eobaka ta-Pasuya] 'e-oko.
NAV.已然-3s 狠狠.NAV Comp AV-已然-3s 打.NAV 斜格-巴苏亚 主格-小孩
小孩被巴苏亚狠狠地打了一顿。

此外, *ho*所引介的时间句可以搬到句首, 补语句却不行, 如(17):

- (17) [* (ho) * (m-i-ta) eobako ta-oko], m-i-ta butaso 'e-Pasuya.
当 AV-已然-3s 打.AV 斜格-小孩 AV-已然-3s 狠狠.AV 主格-巴苏亚
当巴苏亚打小孩的时候, 他会狠狠地打。

最后, 补语句和主句的语态(voice)必须一致, 这点比较(14a,b)和(18a,b)可以看得很清楚:

- (18) a. * butaso 'e-Pasuya [ho eobaka ta-oko].
狠狠.AV 主格-巴苏亚 Comp打.NAV 斜格-小孩
巴苏亚狠狠地打了小孩。
b. * utasveni 'e-oko [ho eobako ta-Pasuya].
狠狠.NAV 主格-小孩 Comp打.AV 斜格-巴苏亚
小孩被巴苏亚狠狠地打了一顿。

而*ho*所引领的状语句则不然, 主句和从句的语态可以不一样, 有(19)为证:

- (19) m-i-ta butaso [ho i-ta eobaka ta-Pasuya 'o-oko].
AV-已然-3s 狠狠.AV 当 NAV.已然-3s 打.NAV 斜格-巴苏亚 主格-小孩
当小孩被巴苏亚打, 他会狠狠地打。

Chang (2005)曾指出, 若是将主语调到句末, 则*ho*不能出现。这显示此处的*butaso*与*utasveni*和(14a,b)比起来已经不像主要述语(main predicate), 却更有状语的味道:

- (20) a. m-i-ta butaso (*ho) eobako ta-oko 'e-Pasuya.
AV-已然-3s 狠狠.AV Comp打.AV 斜格-小孩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狠狠地打了小孩。
b. i-ta utasveni (*ho) eobaka ta-Pasuya 'e-oko.
NAV.已然-3s 狠狠.NAV Comp打.NAV斜格-巴苏亚 主格-小孩

小孩被巴苏亚狠狠地打了一顿。

换句话说，原本的述补结构已有转为偏正结构的趋势；我们在下个章节中会提到，这个取向在阿美语中会有更为完备的发展。

总结来说，我们可以用下列五个客观的测试来区隔并列结构、偏正结构和述补结构：

- I. 已然助动词的有无：有则为限定句，无则为非限定句。
- II. 补语连词*ho*可不可省：可省为补语句，不可省则为状语句。
- III. 补语连词*ho*可不可出现：可出现为补语句，不可出现则形成偏正结构或复杂述语。
- IV. 语态和谐效应的有无：语态必须一致为补语句，语态不必一致则为状语句。
- IV. *ho*所引介的句子可否前移：可前移为状语句，不可前移则为状语句。

2.2. 述补结构的繁衍：工具和地点用法

上述的样貌用法并非孤立的现象；事实上，表工具的述语也总是接*ho*所引领的非限定补语句(indefinite complement)：

- (21) m-i-ta tiith-o ta-poyave [ho smuyu'cu ta-fuzu] 'e -Pasuya.
AV-已然-3s 使用-AV 斜格-刀子 Comp AV.杀 斜格-猪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用刀杀猪。

同时，表工具的宾语也可以并入(incorporation)使用动词的黏着形式*ti-*：

- (22) a. ti-poyave [*(ho) smuyu'cu ta-fuzu] 'e-Pasuya.
用-刀子 Comp 杀.AV 斜格-猪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用刀杀了猪。
- b. ti-poyave [*(ho) syu'ca ta-Pasuya] 'e-fuzu.
用-刀子 Comp 杀.NAV 斜 格-巴苏亚 主格-猪
猪被巴苏亚用刀杀了。

与(20a,b)中的样貌用法不同的地方是，此处的补语连词*ho*不可省略，这个现象为我们的述补分析提供了确切的佐证。此外，表地点的述语也有非常类似的表现：其后不能放表时制、模态的助动词，这也再度印证了前述非限定补语的说法：

- (23) a. m-o yon ne-hcuyu [ho (*m-o) mum'u to-ocia 'o-Pasuya].
AV-已然 在 处所格-山 Comp AV-已然 种.AV 斜格-茶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在山上种茶。
- b. m-o yon to-hopo [ho (*m-o) mongsi 'o -Pasuya].
AV-已然 在 斜格-床 Comp AV-已然 哭.AV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在床上大哭。

2.3. 并列结构的遗孤：结果、频率和期间用法

邹语中结果用法和样貌用法几乎同形，有趣的是此处*ho*引介的句子不能省略表时制、模态的助动词，因此不太可能是述补结构：

- (24) a. (m-i-ta) ngosio 'e-Pasuya ho *(m-i-ta) yaa-hioa.
AV-已然-3s 累.AV 主格-巴苏亚 Conj AV-已然-3s 做.AV-工作
巴苏亚工作得很累。
- b. (m-i-ta) ngosio ho *(m-i-ta) yaa-hioa 'e-Pasuya.
AV-已然-3s 累.AV Conj AV-已然-3s 做.AV-工作 主格-巴苏亚
- (25) a. alu pe-puncuke 'e-pasuya ho *(m-i-ta) mimo to-emi.
直到.AV 喝-饱.AV 主格-巴苏亚 Conj AV-已然-3s 喝.AV 斜格-酒
巴苏亚喝酒喝得很饱。
- b. alu pe-puncuke ho *(m-i-ta) mimo to-emi 'e-pasuya
直到.AV 喝-饱.AV Conj AV-已然-3s 喝.AV 斜格-酒 主格-巴苏亚

从语义上来看，表后果的述语也不太可能以表前因的述语为补语；因此在句法上，我们还是倾向于将其分析为并列结构。此外，无论主语调不调到句尾，连接词*ho*都不可省略，如(26a,b)与(27a,b)所示：

- (26) a. * m-i-ta ngosio 'e-Pasuya m-i-ta yaa-hioa.
AV-已然-3s 累.AV 主格-巴苏亚 AV-已然-3s 做.AV-工作
巴苏亚工作得很累。
- b. * m-i-ta ngosio m-i-ta yaa-hioa 'e-Pasuya.
AV-已然-3s 累.AV AV-已然-3s 做.AV-工作 主格-巴苏亚
- (27) a. * alu pe-puncuke 'e-Pasuya m-i-ta mimo to-emi.
直到.AV 喝-饱.AV 主格-巴苏亚 AV-已然-3s 喝.AV 斜格-酒
巴苏亚喝酒喝得很饱。
- b. * alu pe-puncuke m-i-ta mimo to-emi 'e-Pasuya.
直到.AV 喝-饱.AV AV-已然-3s 喝.AV 斜格-酒 主格-巴苏亚

这显示上述的结果用法不可能源自偏正结构。唯一的例外是表后果的述语和表前因的述语合成一个复杂述语(complex predicate)，那么*ho*就变得「无地自容」，不能再出现了，有(28)为证：

- (28) m-i-ta na'no pe-puncuke to-emi 'e-Pasuya
AV-已然-3s 非常 喝-饱.AV 斜格-酒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喝酒喝得很饱。

另一方面，Melody Chang (2004)指出邹语中表频率、期间的述语后面接的也是限定句(finite clause)；也就是说，*ho*所引领的句子不能没有表时制、模态的助动词：

- (29) m-i-ta i'toteohu ho *(m-i-ta) mongsi 'e-Pasuya.
AV-已然-3s 三次.AV Conj AV-已然-3s 哭.AV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哭了三次。
- (30) m-i-ta miteuhi ho *(m-i-ta) mongsi 'e-Pasuya.
AV-已然-3s 三天.AV Conj AV-已然-3s 哭.AV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哭了三天。

此处若是把*ho*拿掉，那么后面的助动词便可省掉；这是因为频率述语已经和动词结为复杂述语，如(31a,b)；甚至形成类似复合词的结构，如(32a,b)：

- (31) a. m-o i'toteohu eobako ta-oko 'e- Pasuya.
 AV-已然 三次.AV 打.AV 斜格-小孩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打了小孩三次。
- b. i-si i'toteoha eobaka ta-Pasuya 'e-oko.
 NAV.已然-3s 三次.NAV 打.NAV 斜格-巴苏亚 主格-小孩
 小孩被巴苏亚打了三次。
- (32) a. m-i-ta e-tuehu ta-oko 'e-Pasuya.
 NAV-已然-3s 打-三次.AV 斜格-小孩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打了小孩三次。
- b. m-i-ta mi-tuehi ne-Tapangu 'e-Pasuya.
 NAV-已然-3s 住-三天.AV 处所格-达邦 主格-巴苏亚
 巴苏亚在达邦住了三天。

2.4. 小结

- I. RMAP *ho* VP → 样貌用法 (RM: 表已然的助动词)
- II. AP *ho* RM VP → 结果用法
- III. AP *ho* VP → (事证性)样貌用法
- IV. RMAP VP → 样貌或结果用法
- V. RMAP [*ho* RM VP]证 → 时间、条件用法
- VI. [*ho* RM VP], RMAP → 时间、条件用法
- VII. RMLocP/InstrP *ho* VP → 工具或地点用法 (LocP:地点述语; InstrP:工具述语)
- VIII. FreP/DurP *ho* RM VP → 频率或期间用法 (FreP:频率述语; DurP:期间述语)

邹语中含有*ho*的并列结构发展也可以分成下列三组, 和古汉语中“而”的演化相映成趣:

- I. 并列式 + 并列式 → 样貌、工具、地点述语 + 非限定补语句
- II. 并列式 + 并列式 → 主要述语 + 限定状语句
- III. 并列式 + 并列式 → 结果、频率、期间述语 + 并列限定句

3. 阿美语和泰雅语的并列衰减现象

阿美语(Amis)的连接词*a*也有类似样貌结构的用法, 可以引介非限定补语句; 不同的是表样貌的述语*palifud*必须要加上-*sa*或-*han*, 和汉语状语标记「地」的用法颇为类似, 如(33)所示(AM: adverbial marker):

- (33) palifud-sa [(a) mi-palu' ci-Panay-an] ci-Aki.
 狠狠-AM Comp AV-hit 宾格-巴奈 主格-阿基
 阿基狠狠地打巴奈。

到了泰雅语(Atayal)的赛考利克方言(Squliq), 不但连接词*ru*不能出现, 连状语标记也不见踪影, 开始有了偏正结构的雏形, 有(34)为证:

- (34) a. pkyalun yal (*ru) mihi Yumin qu-Tali.
狠狠 非常 Conj AV.打 尤敏 主格-达利
达利狠狠地打了尤敏。
- b. m'wi yal qu-rmai ru lgan na-Tali. (加成用法)
AV.累 非常 主格-马 Conj 骑.LV斜格-达利
马已经很累了, 又被达利骑。
- c. mlu rmai qu-Tali ru m'wi yal. (述补用法)
AV.骑 马 主格-达利 Conj AV.累 非常
达利骑马骑得很累。
- d. 'suu yal qu-Tali ru m'wi qu-rmai lgan-nya. (因果用法)
重 非常 主格-达利Conj 累 主格-马 骑.LV-3SO
因为达利太重了, 所以马被他骑了之后很累。(已然)
因为达利太重了, 所以马若是被他骑会很累。(未然)

4. 并列衰减的历史面向与形式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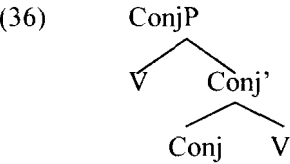
最后, 我们总结上述三个台湾南岛语的考察成果, 依其语法化程度与牵涉结构多寡整理出下表 (请参考Tsai 2007):

并列衰减	加成用法	非限定补语句	状语标记	时间、条件状语句	复杂述语	因果句
邹语	√	√	√	√	√	*
阿美语	√	√	√	*	*	*
泰雅语(赛考利克方言)	√	*	*	*	*	√

另一方面, 并列衰减的沿革发展也可以由下列这个双向图示例明确地表达出来:

(35) Adv + V ← Adv-AM + V ← V Conj V → V [Comp V] → V + V

公式中央是语法化的起点, 为并列式(或连动式), 其句法结构可图解如下:



向右发展有两种情况: 其一是对等连接词重析为补语连词, 形成述补结构如(37), 最后经并入 (incorporation)而产生复合词:

